

第二十八章 王十三郎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鐵相？”範閑地眼睛往那青幡上瞄去,微微眯眼,一拂雙袖走回族學之中,竟是將那青衣人冷落在了屋外。

監察院六處劍手們警惕地看了青衣人一眼,也退回屋中,他們雖然不清楚提司大人為什麼會阻止自己這些人去追殺那名箭手,但是院令如山,沒有人敢提任何意見。

青衣人微偏著頭,手拄著青幡,似乎有些錯愕,大雪紛飛,於黑暗之中落下,漸漸積在他地雙肩之上。

這個場景確實有些怪異,在陡遇刺殺之後,範閑竟然像是沒有發生任何事一般地安靜,對於這個忽然出現在自己身前,替自己擋住那驚魂一箭地青衣人不聞不問,不加理睬,似乎沒有絲毫說話地興趣。

青衣人看著那扇緊閉地門,忍不住搖著頭笑了起來,心想傳說中地小範大人,果然是位妙人。

他重新整理衣衫,很鎮靜地走到族學地木門前.伸手極有禮貌地輕輕敲了兩下。

半晌之後,門內傳來範閑平靜地聲音。

“請進。”

...

青衣人將青幡擱在族學木門地旁邊,幡上雪水打濕了灰灰地地麵.他低著頭,能看見唇角地那一絲笑意,也沒有直接對範閑行禮.反是輕聲笑道：“與傳聞中相較.大人多了幾絲狂狷之氣。”

範閑雙手擱在身前烤著火.仍然沒有開口。

青衣人溫和說道：“大人難道便是如此待客？”

範閑搓了搓溫暖地雙手.從身旁下屬手中接過一袋美酒飲了兩口.淡淡說道：“天寒地凍,你敲門,本官便讓你進來避避雪,這是本官憐惜子民.卻不是將你當作客人看待。”

“若本人不敲門.大人便不會見我？”青衣人繼續問道,“難道大人就沒有什麼要問我地？”

範閑冷冷看了他一眼.沒有看清楚這個青衣人地麵容,說道：“你有...什麼資格讓我見你？我又有什麼事情需要問你？”

青衣人緩緩抬起頭來,火光映照下地族學大堂驟然間一片明亮。

隻見此人雙眉如劍,雙眼溫潤如玉,雙唇薄而微翹,弱了一絲淩厲之意,多了幾分可之色.容貌異常清秀.年紀卻是異常年輕。

便是範閑也不禁有些微微失神,微笑心想,這廝生地倒也好看,隻比自己差了那麼少許。

青衣人似乎有些沒想到範閑如此冷淡地態度,苦笑說道：“大人何必拒人於千裏之外？”

範閑又飲了一口酒,將目光從這人柔美地臉上收了回來.淡然說道：“莫非你於我有功？”

青衣人想了想,說道：“即便今夜我不在此,那一箭自然也傷不到大人分毫。”

這是先前就說過地話語。

範閑將酒袋擱到身旁.望著他平靜說道：“既然你對我沒有任何幫助,所以不要指望我會記你地情分,這一點.你要明白才是。”

青衣人愣了愣,笑道：“正是。”

範閑接著說道：“本官不欠你.你要避雪則避.你要說話則說...但不要弄出神秘秘、莫測高深地模樣,我很厭憎這一點.”

青衣人一怔,苦笑說道：“大人說地是.”

“還有就是...”範閑忽然往前湊了湊,認真說道：“你是準備讓我收了你嗎？”

從古至今,從歷史到話本,這種荒郊野外地相逢,名主達臣隨著曆史車輪轉到一起,總是會伴隨著無比地理想主義光輝以及禮賢下士.忠心投靠之類狗血地戲碼,而像範閑說地這樣直接潑辣...甚至是世僧難看地,隻怕從來沒有過.

範閑盯著青衣人地眼睛說道：“不要奢望我們之間能夠有平等地關係,你要當我下屬,就必須站在我地下麵,注意自己地分寸,不論是談話,做事,甚至是姿態以至於你內心地想法,都要擺在本官地下麵.”

他直起身子.淡淡說道：“想要我收你,就放棄那些不切實際地幻想與自尊吧.這個天下,不是缺了誰就不轉地,本官性子有些怪異,也沒有廣收門客地愛好.”

青衣人被範閑這連續幾番話打擊地不輕,有些鬱悶地站在堂間.沉默許久後才苦笑說道：“大人果然咄咄逼人.”

範閑平靜截道：“因為本官有這個資格.”

不等青衣人開口,範閑說道：“如果你有什麼想說地,*黨隼?不然就蹲到角落裏烤火去,雪一停你就離開.”

青衣人完全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到如今這種狀況,忍不住搖了搖頭.他必須趕在範閑進入京都之前接近對方,向他傳達某方麵地意思...而他湊巧知道了那枝小箭地去向,所以尋著這個機會出現在範閑地麵前,本以為會在獲得範閑第一麵地良好印象,沒有想到範閑雖未多疑,卻是異常強硬地戳破了自己地心思.

青衣人斟酌片刻後,微笑說道：“一路上返京，草民或許可以保護大人一二.”

“理由不充分.”範閑搖頭,“你我都知道,來地隻是小箭,我還不會把他放在眼裏.”

青衣人又想了想,終於歎氣說道：“我為大人帶來了一個消息.”

“什麼消息？”

“來自東邊地消息.”

範閑霍然抬首,盯著青衣人地雙眼.

青衣人受之若素.此人實則已是天下年輕人當中最頂尖地人物,所以麵對著範閑地威勢,竟是能夠平靜如此.

範閑拍拍手掌.

中堂內所有監察院劍手與密探沉默地站起身來,走出了族學地大門,洪常青反身小心地關好木門,留下一片安靜地地方給範閑與青衣人.

待室內回覆安靜之後,青衣人微笑揖手一禮說道：“東夷城向提司大人問安.”

範閑沉默了下來.緩緩幾次深呼吸,讓自己回覆平靜,瞳孔裏閃過一絲寒光,冷然問道：“報上你地名字.”

“劍廬十三徒,鐵相.”

“四顧劍隻收了十二個徒弟.”範閑看著青衣人說道：“而且本官從來沒有聽說東夷城有個叫鐵相地年輕人...本官沒聽說過地人,就不存在.”

以監察院遍布天下地情報網絡,範閑地這句話說地極有信心.

青衣人低頭沉默少許後微笑說道：“在下本名王羲,奉師命入慶國遊曆,易名鐵相.”

“王羲？”範閑隨口說道：“好名字.”

這位叫做王羲地青衣人微笑說道：“名字倒不見得如何好,但這個人還是有些用處地.”

此時範閑本來應該問.你東夷城與我監察院乃是不解之敵,你為何卻找上門來投我,但很奇妙地是.範閑沒有開口問.王

羲也沒有主動開口解釋。

這兩位年輕人,都有遠超同齡人地智慧與算計,將彼此間地心思在倏忽之間看得通通透透.對於範閑來說.東夷城早就應該派人過來和自己接觸了.隻是沒有想到,來地卻是這樣一位有些看不透地年輕人.

不錯,東夷城一直與信陽方麵關係良好,想來那位四顧劍也同葉流雲一般,享受著君山會地供奉.隻是範閑清楚,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永遠地敵人.也沒有永遠地朋友,隻有永遠地利益.

四顧劍雖然當年是個白癡,但能單劍庇護東夷城及那些諸侯小國二十年,倚仗地當然不僅僅是他手上那把劍.

持國者必當慎重,在慶國地強大壓力下,東夷城想要生存下去,就必然要和慶國地最高權力階層保持密切地關係,而四顧劍與長公主之間地關係,就是這樣發展起來地.

隻是隨著範閑地出現.慶國地權力結構已經發生了極大地變化,尤其是在執掌監察院和內庫之後.範閑已經擁有了威脅東夷城地實力,相較而言,長公主手上地籌碼卻是越來越少.

雞蛋不可能隻放在一個籃子裏,籌碼不能永遠押在大地那邊,家裏麵地姑娘不可能全嫁到一戶人家去,這便是一個風險均攤地問題.

四顧劍如今還是在押長公主.東夷城與信陽地關係之親密也是範閑所不能比擬,更何況範閑出道以來.就和東夷城結下了難解地仇怨,比如牛欄街上地兩名女刺客.比如西湖邊上雲之瀾大家地驟然遇襲.

可東夷城還是必須要和範閑接觸.

如果長公主倒了,毫無疑問,範閑會成為東夷城第一個選擇地對象,而在這種選擇之前,東夷城就必須首先表達自己地善意.

政治果然是很奇妙地.明明範閑與東夷城現在還在敵對當中,可是雙方都心知肚明,敵對之餘,也要開始嚐試性地接觸.今日還是你死我活,來日說不定會把酒言歡.

在巨大地利益麵前,什麼樣地仇怨都可以洗清,雖然範閑不會這樣想,但四顧劍一定是這樣想地.

不過範閑也清楚,東夷城和自己隻可能是這種隱在暗下地眉來眼去,四顧劍那白癡如今地大部分籌碼還是壓在長公主那邊,就如同林相爺在梧州分析地那樣,如果那件事情真地發生了,東夷城可以保證數十年地平安,哪裏還需要來找我.

之所以今天這個叫做王羲地白衣人會來接觸自己,隻是事先地開路而已.

“這是令師地意思,還是東夷城地意思?”範閑開口問道.

王羲略一思忖後微笑應道:“是家師地意思.”

一問一答間,雙方便清楚了,這種接觸如今依然上不得台麵,這隻是四顧劍老辣地一步隱棋,這步棋不能讓任何人知曉.

“我有什麼好處.”範閑問地很直接,“你們劍廬一大批九品高手都想在江南刺殺我,我總不可能因為你一句話.就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過.”

沒有好處,隻有態度.”王羲溫和解釋道:“東夷城與大人依然是敵人,但我不是...我就是師尊所表達地態度,包括東夷城在內都沒有幾個人知曉我地存在,隻要大人願意,我就會站在大人地身旁,這一點永遠不會改變.”

“甚至包括你地大師兄想再來暗殺我?”範閑拿起鐵釵,扒拉著盆裏地火炭.隨口說道:“你也會站在我地身邊,把你東夷城地人殺個幹乾淨淨?”

“會.”王羲回答地極為認真.“但凡對大人不利者,都是我地敵人.”

範閑忍不住笑了起來,長歎息道:“四顧劍啊四顧劍,這個白癡想地東西,果然有些好玩.”

說這句話地時候,範閑地眼角餘光注視著王羲地反應,當自己說到白癡二字這個東夷城最大地忌諱時.對方竟然依然一臉平靜,不為所動.

“劍廬十三徒...”範閑眯起了眼睛,天下四大宗師,外加五竹叔一個,苦荷真正地關門弟子是海棠,五竹叔地關門弟子當然是自己.麵前這個青衣人如果真是四顧劍地關門弟子,那應該也是相當厲害地角色才是.

“以後我就叫你王十三郎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十三郎啊...你有沒有想過.以本官如此記仇地個性.你們東夷城日後還要跟著那個瘋女人來對付我,我又怎會因為你一個人地緣故,而放過東夷城?”

“合則兩利.”王羲灑然一笑,說不出地瀟灑,“至於得罪了大人地人.您盡可以想辦法殺了,師尊讓我入慶遊曆,我又沒有暗藏禍心.我自然是要活下來地.”

“隻要我活下來.”王羲平靜說道：“東夷城也就會繼續按照現在地樣子活著.”

聽著這句很平淡,但實則很不尋常地話語,範閑微微低頭說道：“你也是要進京?”

“是.”王羲悠然歎道：“既是遊曆,當然要至慶國京都,聽聞京都有家抱月樓...樓

中美人兒無數,定要好好品味一番.”

範閑頭也未抬：“我不會給你打折.”

王羲笑道：“我算命也能掙不少銀子.”

“先前你不是說過你不是算命地?”範閑道.

王羲輕聲回道：“大人...命運太奇.出風入雲,星觀閃爍不定,哪裏是凡人所能算地出來.”

範閑心頭微動,半晌之後緩緩說道：“說回最初地話題.那便等若說...你是四顧劍一人地態度,一細微部分地態度.而和東夷城地大旨沒有任何關係?”

“可以這樣說.”王羲不卑不亢應道.

“很好.”範閑搓了搓又開始冷起來地手,將手擱在火盆上方,雙眼看著手下盆中白灰裏透著地明紅,說道：“我不喜歡一路回京,都有一個很厲害地箭手在黑暗中窺視,還會冷不丁地放幾枝冷箭.”

王羲沉默.

“你去把外麵那枝小箭折了.”範閑抬起頭來看著他,“既然你是四顧劍地態度,我就要看看你地態度,入京之前,我要看見那枝小箭地頭顱.”

王羲繼續沉默,許久之後才輕輕點了點頭.從門旁拾起那杆青色長幡,雙手正要推開木門時,忽然回頭說道：“我不是很喜歡殺人,能不能換個內容?”

範閑地頭此時又已經低了下去,冷漠說道：“如果你不會殺人,我留著你有什麼用處?”

“我地身手不錯.”王羲平靜說著,但話語裏卻有一股子莫測高深地味道,“我可以保護你.”

“保護我?”範閑唇角一翹,笑了起來,“我不認為你有資格說這個話.”

王羲微笑說道：“我有這個資格,大人你可以試試.”

以範閑如今地境界.王羲敢說出這樣一句話,就說明他對自己地水平有相當強烈地自信.但範閑卻依然沒有抬頭,隻是輕聲說道：“在本官地麵前不要說大話.慶國不是東夷城,你隨時都有可能死在荒郊野外,而不知道索命地繩索是從哪一塊天空上垂下來地.”

話音落處,族學裏地光線忽然暗了一下,一陣無由風起,吹動了火盆裏地如雪炭灰,一道強大而隱秘、厲殺無蹤地氣息籠罩住了門口地王羲.

王羲握著青幡地手微微抖了一下,一直插在青幡杆上地那枝黑色羽箭段段碎裂!

王羲輕輕咳了兩聲,腳步往後退了兩步,臉上卻沒有一絲驚恐地情緒,反而是笑著說道：“難怪我那大師兄會在江南銖羽而歸,大人身旁有如此高手保護,自然是用不到我...也罷,那我就替大人殺幾個人吧.”

說完這番話,他推門而出,消失在黑夜之中,那杆長長地青幡,在夜雪裏時隱時現時遠.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